

緬甸鎖國政策之探討

羅石圃

(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)

爭取資金科技輸入及開擴國際貿易，此乃當前開發中國家的主要任務。在東南亞，連共黨當權的越南，面對鄰近的「東協」各國的經濟繁榮，亦不得不謀求如何突破國際對它所豎立的經貿封鎖壁壘，將外資科技引入鐵幕，以迎合時代潮流，這對實行非馬列的社會主義緬甸而言，多少有所影響，緬甸將如何改變其鎖國政策？已有跡象顯示仰光大不再作為「隱士之國」的企圖。能否如願？須先了解其鎖國的來由，和當前情勢有無使之改轍易轍可能？

(一) 緬甸地理位置與鄰邦關係

緬甸是東南亞陸域國家中面積最大的——佔印支半島總面積三分之一，其東北部和北部與我國雲南省及康藏接壤，有一千多公里犬牙交錯；西北部和印度、孟加拉領土相連，東部二千多公里國界線毗連寮國，東南部和南部陸地國界線和泰國相鄰，毗連線約一千六百多公里，其間最重要的，是與中國關係密不可分。

緬甸無論山系水系，都是從中國南伸而來，其山系乃由中國橫斷山脈而分支南伸——緬西羣山是來自中國康滇的阿拉干(Arakan)山脈，從而形成緬、印、孟分界線，及緬西羣山；而來自雲南車里的他念他翁(Dawna Range)山脈，南伸而成爲緬、寮、泰三國的分水嶺，由這些山脈注入的河流，如金沙江、南丁河、南板河、南蚌河，流入緬境，遂形成緬甸的伊洛瓦底江，及薩爾溫江；且形成緬、寮、泰分界的湄公河，更是從雲南的瀾滄江發源。①

由於緬甸一直是中國的藩邦，在英國入據之前，兩國並沒有明確的國界，至英國統治緬甸後，遂得寸進尺，使其緬境逐步向

註① 羅石圃，「中南半島現勢」，問題與研究，第八卷，第二期，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十日。

中國境延伸。從英倫佔緬甸八年後，其外次克蕾與清駐英大臣曾紀澤交涉中緬界務時，英方表明：「願將薩爾溫江以東之地——自雲南界外起，南抵暹羅北界，西濱薩爾溫江，東連瀾滄江下游，其中北有『南掌國』，南有『撣人國』，或留為屬國，或收為屬地，悉聽中國之便！」^②

中緬兩國的國界，雖在大戰前經由中英兩國予以勘定劃分。但仍有第三段——自康藏至尖高山段，由於大戰爆發，並未劃分，計有土地五萬五平方公里，一直名為「中緬未定界」。至戰後緬甸獨立，兩國都無法在此設防，尤其中國大陸赤化，緬共乘勢猖狂，仰光更加惶恐，擔心神州的赤浪將以此與緬共匯流。更重要的，緬北居民如撣人、克欽及苗、傜、傈僳、卡瓦、傈黑等林林總總少數民族，都是來自雲南，且以在中國的同族為宗主，很容易被中緬共挑撥煽動作赤化緬甸的先鋒。因而造成仰光一方面率先承認北平政權，而另一方面又默許中國反共軍以緬北為基地，作為它隔絕中共和緬共匯流的堤防。^③

(二)誰使仰光關閉與自由國家來往之門

緬甸陸軍一向是堅持反共立場的，何以在尼溫率領陸軍以政變奪得政權後，反而採取容共親中共外策？其間是由北平安排了陷阱，引誘仰光軍政府墮入其中，此中經緯，須從在此以前，尼溫擔任看管內閣時說起。

一九五七年，緬甸執政黨「民主大同盟」分裂——總理宇汝派和副總理宇巴瑞派相敵對，使國會議員在兩派對峙下，後者可以壓倒前者，形成宇汝派必須拉攏「左翼聯盟」——亦即非武裝緬共議員，方可繼續掌政，惟共方所提出的條件，幾乎是可使緬甸不流血而赤化，因而促使宇汝將政柄交予陸軍參謀總長尼溫接管政權，由軍方成立看管內閣，俟重開大選產生新內閣時，即將政權交還。

此一過渡內閣期間，軍政府除全力剿共外，對林林總總的民族叛軍，都以政治手段謀求解決，諸如對撣邦土司給予退休金換取他們交出政權，即已平息了南北揮邦烽煙，便是一例。於集中兵力清剿共黨叛軍的同時，對中國反共軍在滇緬邊區的活動不加干涉，甚至予以便利，俾使這支義軍在緬邊毗鄰雲南地區壯大，阻斷緬共無法直接取得中共的支援。而中共內部又發生毛劉內訌，加上康藏地區反共的康巴族軍崛起，已與滇緬邊區義軍聯成一氣，而中緬未定界，又是雙方聯繫的橋樑。^④

一九六〇年一月廿日——正當蘇聯宣佈赫魯雪夫定於二月訪問仰光之前，北平邀請即將結束看管內閣總理尼溫抵平，於同月

註② 劉伯奎，中緬界務問題，臺北，正中書局出版。

註③ 「共匪與緬甸之關係」，反國際姑息主義者研究報告，第卅一號。

註④ 同註③。

廿八日簽訂兩項條約：

(一) 中共緬甸邊界協定：規定雙方以談判方式劃清國界，以及劃界談判的重點——亦即同年十月所簽訂的「中緬邊界條約大綱」。

(二) 友好互不侵犯條約：規定雙方不參加針對另一方的軍事同盟——實即束縛緬方不得參加「東南亞公約組織」。

當年十月一日，「中共緬甸邊界條約」在北平簽字——來年一月四日——緬甸獨立十三週年國慶日，雙方在仰光交換此項條約批准書，內容包括：

(1) 承認清廷及國民政府與英國已劃定之滇緬邊界；

(2) 關於北段未定界的分割，以片馬、古浪、崗房歸屬中共，其餘五萬五千平方公里土地——包括江心坡，一律歸屬緬甸版圖。

(3) 中共讓出爐坊銀鑛採鑛權，及猛節三角洲界予緬甸。

(4) 無論已劃或新劃界線，均由雙方共同派員附帶武裝部隊，重新勘定界址，樹立界碑。⑤

這些條約的簽訂，使緬甸朝野都感到欣喜不勝，認為此即中共對緬甸的重大讓步——也充分表示中共「和平共處」的誠心。其實中共乃懷有陰謀，除以「友好互不侵犯協定」，換取緬方不得參加「東南亞公約組織」外，使美國對它的圍堵戰略，只好在緬甸留下缺口。至邊界條約，其所以不惜割讓五萬五千餘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及爐坊銀鑛開採權，並割猛節三角洲界予緬甸，其實乃為以勘界樹界碑為名，迫使緬軍不得不與它共同揮軍夾擊滇緬邊區反共義軍。更重要的，在於促使仰光因此不能得到美援，及與「東約」盟邦由疏遠以至斷絕往來，尤其使赫魯雪夫訪緬不能達成目的。⑥

(三) 仰光軍政府何以放棄反共立場

一九六二年三月，緬甸陸軍再以政變奪回宇汝的政權，原因是反對宇汝內閣對內容共對外親近北平。從陸軍掌權之初，中共外貿部長葉飛率團訪緬，因軍政府不予理睬而黯然賦歸，以及滇邊人民入緬，仍須經過嚴格檢查，都可窺知軍政府的外交並不倒向北平，且不承認宇汝政府與中共所簽訂的兩國「軍民友好往還」協定。⑦至於軍政府何以放棄反共立場——不惜與非武裝緬共合作，共組「社會主義路線黨」而一黨專政？則另有耐人尋味的來由。

註⑤ 自由日報（仰光），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五、十七日。

註⑥ 雲南反共軍總部檔案。

註⑦ 宇汝政府與中共簽訂的兩國軍民友好往還協定——規定雙方開放邊境五十英里讓軍民友好往還。

當緬甸軍方正式接掌政權之初，所面臨的難題是：一為緬共武裝叛亂——包括白旗、紅旗派及克欽族羅相部隊，形成全緬各地烽火連天；再加上少數民族叛軍紛起爭取獨立自主，雖大都站在反共立場，但對剿共軍事的掣肘，則無異是緬共叛軍的友軍。造成經濟紊亂，財政困難，走私猖獗，致使政府稅收受損，加上囤積居奇，更形成物價如脫韁之馬，民不聊生，其多如牛毛的政黨，又都為本身利益，不惜與叛亂陣營互相勾結，經常興風作浪，造成政局與社會不安。

領導軍政府顧問團的宇拉孟，以其首任緬甸駐北平大使的經驗，遂提出了抄襲中共以饑餓鎮壓叛亂的主張，認為軍政府如果實行國父翁山的社會主義——土地國有、工商業國營——由政府控制全國物資，使叛軍在堅壁清野造成野無所掠情勢下，既不得不棄戰講和，且使緬共標榜的——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道路，即由軍政府實施，而且允許和它組成聯合政府，自可放下武裝。至於民族叛軍，更不能不接受和談而停止戰爭。

由於此時非武裝緬共熱烈響應軍方所號召的組成「社會主義路線黨」，勒令所有政黨必須解散，實行一黨專政，和平派緬共率先解散參加新黨，造成軍方認為宇拉孟的方案，確為挽救緬甸貧窮戰亂的良方。⑥不過接收外人所經營的工商企業而為國營，效事體大，難免受到外圍干預而引起對外糾紛。想不到中共為促使尼溫政府實行社會主義化，除不惜犧牲在緬華僑資產，概允為其訓練接收工商企業管理人員外，且允許促使緬共放棄武裝奪權，經由和談而組成聯合政府，由於緬共陣營，除紅旗與白旗兩派及羅相部而外，再有總部設在北平的「緬共海外部」，名義上雖為白旗緬共的分支，實際上仍以中共馬首是瞻，從而使緬甸軍方更相信和平建設的時機在望，於是有一九六三年在仰光舉行的擴大和談。⑦

（四）軍政府對外關係荆棘滿途

緬甸軍政府由於取得北平大量援助——諸如訂立「經技合作協定」——由中共貸予三千萬英鎊，用於雙方同意的建議——包括由中共派遣專家、技術人員設備和器材，及協助訓練緬甸技術員工，加上訂立「治安安全協定」簽約，已使緬境尤其緬北成為中共天下。中共既藉此促使仰光不得接受美援建立「仰瓦戰略」道路，且使鄰近的泰、馬等國，認清各該國共黨都是由緬甸而就近取得中共的支援，雖然對仰光軍政府親毛措施無法干預，但對堅決反共的緬甸民族叛軍，則由同情而予以便利。尤其是泰人與擘人同文同種，更不能漠然視之。

在以佛教為國教的緬甸，獨信奉基督教的吉仁族為爭取自治而動干戈，舉世信奉基督教的國家，大都予以援手，對實行非馬

註⑥ 「緬甸尼溫與黃蓮」，新聞天地（香港）九九五號，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出版。

註⑦ 耶波蒂，德欽丹吞末日（The Last Days of Thakin Than Tun），白一鶴譯，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，頁一—三。

列社會主義的仰光政府，則認為與這些國家往來，適足有利於少數民族叛軍。此即軍政府對自由國家閉關的來由。^⑩至於中共協助尼溫政府與叛軍舉行和談，以飛機送達緬甸參加和談的緬共「海外部」一行數十人，於北平起行前面臨中共「統戰部」所授的機宜，則是破壞和談——借機拉攏出席和會的少數民族叛軍代表，一面進入緬共叛軍基地，奪取領導權堅持武鬥路線，將主張與軍政府和平聯合者，一律清除。^⑪

繼後緬共基地出現「北京派」，使緬共主席德欽丹吞在其包圍挾制下，不得不從戰棄和，緬共叛亂又升高擴大，且「北京派」又組成「紅衛兵」，對主張與軍政府和平聯合的高幹，一律趕盡殺絕，以致躲過紅衛兵屠刀者，相繼逃到仰光，投入和平派緬共陣營。此時適值北平毛劉兩派內訌，使和平派緬共，無所適從，遂墜入了蘇聯彀中。一九六七年仰光興起圍攻中共駐緬大使館，刺死援緬專家劉逸，造成暴亂。

至仰光與北平關係因此惡化——由羣衆戰而演成大動干戈，蘇聯遂乘虛而入，援助尼溫軍政府剿共，攻克緬共盤踞的勃固山區老巢，使緬共主席德欽丹吞於流竄途中，遭到自己的保衛員槍殺而死。接著在北平的「緬共海外部」，由雲南揮軍攻入緬北。而由仰光軍政府支援的「緬北自衛軍」崛起抗禦，迫使緬共叛軍無法橫行而屢遭挫敗。至尼溫應周恩來之邀訪平，以緬共撤回雲南，交換仰光將「緬北自衛軍」解散，從而有自衛軍司令於出席會議時被扣押，造成自衛軍各部隊對仰光政府軍全面進攻，且將蘇聯援緬專家俘獲，聲明須釋放其司令張奇福為換俘條件。在蘇聯壓力下，仰光遂不得不釋放張某而換俘。^⑫

繼後尼溫政府發現，蘇聯與自衛軍早已暗通款曲，此兩名被俘的蘇聯援緬專家即雙方聯絡者——由於莫斯科企劃經由以華人爲主的「緬北自衛軍」，將抗暴運動伸入雲南，其被俘乃自投羅網，俾使自衛軍以換俘恢復其司令的自由。從而使尼溫了然於仰光固然以封閉與自由國家來往的門戶，使少數民族叛軍得不到支援，但面對蘇聯和中共的往來，又造成蘇聯和中共在緬甸互鬥，企圖以緬甸爲其戰場，所以只有將對共產國家的大門一併關閉，此即仰光鎖國政策的來由。

(五) 緬甸成爲隱士國家的苦果

自一九七〇年代實行鎖國的緬甸，固然避免了叛軍藉外援而猖獗，但值此開發中國家無不致力爭取外資科技投注，藉推進國

註⑩ 同註③。

註⑪ 同註⑨。

註⑫ 羅石圍，「緬甸政局與對外動向之觀測」，問題與研究，第十六卷，第九期。

內社會富庶繁榮的時刻，獨善其身的緬甸，又安能抱殘守缺？在其鎖國閉關過程中，已使此一原本物產豐富之國家的農林漁牧和工商業有江河日下趨勢。就農業而言：此一被稱為東南亞糧倉的國家，一向都是以米糧外銷為大宗，近年來，竟造成饑餓的農民羣起搶糧，使軍警難以應付；且石油蘊藏量豐富，其已開採的陸上油井，在一九八六年雖已減產百分之廿，尚有每天兩萬四千桶出產。然而在配給制度下，使汽車大排長龍等候加油，每車只能分到三加侖。

至於造成農民搶糧的原因，固係水利失修和肥料與殺蟲劑等供應不足問題所致，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官僚作業不當，更是重要原因。就前年農民搶糧暴亂事件而言：過去國營的「農產貿易公司」，負責向全國農民收購食米，然後將較好者外銷，剩下的經由國營商店分銷國內，前年仰光政府爲了增加合作社的功能，將行銷國內責任，交由合作社處理。依現行法律規定，所有食米私自交易——連背一袋米給予鄰村親友，都在禁止之列，但由於合作社資金及交通工具短缺，只向農民買一半生產的食米，另一半便聽任農民向國外走私。

由於緬甸米價太低，兩噸米只能賣到一千緬幣——一噸相當於美金七十七元，如果運入近鄰的泰國，則可賣到一二一點九五美元，在食米供應不足情況下，國營商店只好推出劣等米——碎米、陳米及外銷退回米等銷售，即使如此，也無法解決缺糧的全部問題，遂造成人心惶惶，加上政府以低價向農民收購食米——照耕地面積徵購，又以高價售給農民，以致農民廢耕，甘讓肥沃的稻田荒蕪。加上去年（一九八七）年三月大雨成災，更造成糧米短缺。

他如走私猖獗，黑市盛行，則是鎖國政策的後果。基於緬甸盛產鴉片——其產量佔「金三角」的三分之二，毒梟們一向慣於走私經泰、馬、新運入國際市場，再循此運毒路線將洋貨帶回在黑市出售，可謂一舉兩得。誠然私梟們必須致送紅包給予軍警及有關官吏，而叛軍——包括緬共及少數民族叛軍所控制的地區，亦須同樣給予紅包。此不僅鎖國政策，徒使國家損失稅收，實際上也資助敵人。且石油因產量下降，所實施的配給制度，更使民衆叫苦連天。^⑬

（六）尼溫已許下改革的諾言

統治緬甸四分之一世紀的尼溫，是他一手製訂的鎖國政策，雖然他已退休多年，但以一黨專政的黨主席身份在幕後對政府指揮。執政的「社會主義路線黨」雖然是由軍方與非武裝緬共聯合組成，但執政的幹部從中央到地方都是軍方，緬共則只參加黨的「政治局」，而所有軍人掌權者，都是由他一手提拔而來，所以對他忠心耿耿，具有野心者例如情報首長丁吾曾有取代他的陰謀

註⑬ 「人無米喫、車無油燒」，時報週刊，摘譯自經濟評論（緬甸專訊）。一九八七年四月廿版。

，迅即遭到撤職囚禁。

誠然，終年置身在政府幕後的尼溫，對國事難免被矇蔽，高級幹部多將會報喜不報憂。然而他對農民搶糧暴亂及鎮國政策所形成的國困民窮情況，則已大致了然。據新聞報導：尼溫之所以得悉農民搶糧暴亂，及仰瓦鐵路火車被搶掠，也是出於饑民的暴行，經過元老政治家安基（Aun-cya）向他說明，得悉此乃由於政府的低價收購糧米，再以高價售予農民，遂導致農地廢耕的後果，且警告他如不能急謀解決，暴亂將形成野火燎原，^⑭以致尼溫在中委會指示，緬甸政治必須改革以迎合世界潮流。緬甸改革的徵兆，首先出現在上年七月初的執政黨中央執委會，和其後一連串的各部長與尼溫私下會談，討論的主題，都著重於食米歉收以及引起饑民暴亂。

尼溫在全體中委及部長聯席會議席上，鄭重宣佈：緬甸要進行邁向現代化的改革，「爲了不落後時代，必須擬訂改革工作方
法」，並要求兩年之後的黨代大會上，能提出真實的報告，及緬甸對「現代化」的新建議，並可進行修改憲法，以免有人以憲法爲擋箭牌（原定一九八九年的黨代大會，將提前一年召開），表明他已深悉必須擺脫鎮國政策，方可跟上現代潮流，斷不容許故步自封。

緬甸所施行的尼溫式社會主義，採取閉關鎖國，經濟由國家統制，廿多年來，緬人在平均主義和「大鍋飯」體制下，根本難以溫飽，更不能企及「東協」國家的繁榮，而國家也日益窮困。一九八六年度，其國內總生產，實質增長率爲百分之三點七。比前一年劇跌達一半。石油生產一九八六年，從前一年一千零七十萬桶，跌至八百八十萬桶——減少兩成，且主要出口貨的大米，又因國際米價下跌而收入大減。

對外貿易，一九八六年出口下降四成，外匯儲備，從一九八五年末的七千二百萬美元，降至上年的三千萬美元。^⑮由於經濟困窘原形畢露，造成民變將與少數民族叛亂及緬共叛軍滙流，且緬共已與各民族叛軍，聯合組成「民族民主陣線」，對政府的威脅與日俱增，這是尼溫不得不謀求放棄鎮國政策所受到的國內衝擊潮流。緬甸週鄰國家，如泰、馬、新等「東協」伙伴，固然是由於爭取到外資科技注入，及外貿的開擴，早已欣欣向榮，連共黨執政的越南，也因鑑於經濟情況江河日下，元老派已自動下臺，將政柄交予「經改派」接掌，而寮共領袖凱山，公開宣佈經改計畫，^⑯這又是尼溫政府所受到的國外現代化潮流的衝擊。在內外現代化潮流如此衝擊下，遂迫使尼溫不得不許下揚棄鎮國政策的諾言。

註⑭ 安基：緬甸六十年代革委會副主席，一直是尼溫的副手，由於反對軍方與緬共合組一黨專政「路線黨」及實行鎮國政策，遂掛冠剃髮出家。

註⑮ 余以謙，「東南亞鎮國宣佈改革」，大公報（香港），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。

註⑯ 「寮國資本主義公開上市」，時報週刊，一九七七年二月九日版，自遠東經濟評論摘譯。

(七) 仰光開關後能否繼續一黨專政

環顧世界先進國家，其經建發展，無不在政治上採取民主自由的多黨競爭制度。緬甸根據尼溫改革的指示，已擁有了改革計畫大綱草案，其中值得重視的，為草案中建議——將緬甸「社會主義路線黨」，更名為「社會民主黨」准許超過一名候選人角逐各級選舉，並容許「人民議會」向尼溫辦公廳多提一份報告書。^⑭此所謂民主，仍然是堅持一黨專政，並不讓當年政黨多如牛毛的情況死灰復燃。在鎖國政策揚棄後，能否容許一黨專政繼續保存？要求得此一問題的答案，可從緬甸內部與其欽慕的經建突飛猛晉的鄰邦著眼。

就緬甸內部叛亂陣營而言，緬共主席德欽巴田丁答覆記者詢問時，不僅承認了緬共已與各少數民族叛軍陣營，共同組成了一「民族民主聯合陣線」，且表明推翻了仰光現政府後，將與之共同組成平等團結的新政府。他明白指陳：

……「我們反對現執政的緬甸『社會主義路線黨』一黨獨裁，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緬甸，以平等團結聯合國內所有民族，使所有參加推翻獨裁政府的各黨派，都成為新政府的成員，使新政體將與西歐、印度、日本不同，仿效中共，及東歐國家多黨並存……。」^⑮

由於緬甸經過英國多年統治，所有知識份子大都受過英倫民主思想的薰陶，於取得獨立後，雖受盡了多黨爭奪政權，不惜在議場以外再開戰場之禍，但面對一黨專政所造成的國困民貧，便難免企望民主自由重開，畀予人民福祉。緬共首腦其所以開出多黨並存的支票，便是為了爭取緬人——尤其是知識份子的歸心，這對仰光的一黨專政，無異是當頭棒喝。

此外是緬甸總理貌貌卡於仰光醞釀改革時，訪問馬來西亞，緬甸電視臺播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特別節目——介紹大馬在過去卅年生氣勃勃的成就，使緬人大喫一驚，認為是電視臺的錯誤，不相信大馬的建設成就如此輝煌。^⑯基於過去大馬和緬甸同屬英倫殖民地，當年的緬甸情況優於大馬，且此一多元民族一元經濟的大馬，無論物資蘊藏及生產各方面，都遠遠遜於緬甸，在此獨立自主過程中，其所以能造成經建突飛猛晉，便是由於在政治上採取多黨並存而競爭的民主。

緬甸知識份子為追求國家進步而要求政治改革，能於揚棄鎖國政策的同時，一併揚棄一黨專政的獨裁，重走英美國家的民主

註⑭ 方英，「緬甸醞釀進行經濟改革」，大公報（香港），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二日，第三版專欄，譯自遠東經濟評論。

註⑮ 「堅信馬列毛思想的緬共主席」，時報週刊，一九八七年六月二日～八日版。

註⑯ 時報週刊，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五～廿一日版。

自由大道嗎？近年來，仰光不斷發生學潮，並非政府關閉幾所大專學校所能長期平息，必須在改革計畫中，予以正本清源，方可撥亂反正。

(八) 尼溫的改革支票能否兌現

退休後依然在幕後掌政的尼溫，雖因時代潮流激盪而不得不謀求改革，但一再許下了揚棄鎖國政策的諾言，能否依照他的企圖付諸實行——將重重的困難予以突破？我們可以從最近的過去事蹟中，窺知大端！

仰光企圖揚棄鎖國政策，並非從上年開端，其實從一九七〇年代中葉越戰結束後，由於蘇聯與中共在東南亞爭霸權，為爭取緬甸，都對仰光示好，以免緬甸倒向對方懷抱，使仰光慶幸它為平亂剿共沒有接受美援而蹈印支三邦之覆轍，且可藉蘇中共都不敢支援緬共叛亂，而開放大門與世界各國往來，加強外貿並引進經技投注。此一期間，一向拒受美援的仰光政府，即與美國簽訂協定——由美方在兩年內供應十八架直升機給緬甸，專供偵察毒品走私用途，緬方駕駛人員與保養技士，前往美國接受訓練，緬方軍情局長翁哈泰上校，及司法調查局長蘇明德，同赴美國研究如何合作控制毒品外銷和根絕罌粟栽培。繼後仰光接受了少數美國經援——限定使用範圍——只作農業技術援助。在此同時，緬甸又加入了「世界銀行」及「亞洲開發銀行」，都獲得了貸款，顯示仰光已開放了與自由國家來往的大門，蘇中共都未干涉。^②由於引進了外國資本技術，遂使緬甸的經貿情況迅速改觀，其對外輸出的產品，除米糧與木材而外，便是石油，年產量在一九八〇年代，已達到一千一百萬桶高峯。近年來其所以產量下降，乃因對油田過度開採而使然。

其實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，仰光便已不惜突破政策——打破不允私人投資的成規，特許外商投資勘測開發沿海石油，與外國 Exxon 公司等訂了四宗勘探石油的合約，並賺到了外匯三千萬美元，其他某些工礦事業，也允許外國私人公司投資——尤其森林開發及興修水利的增進農產方面，都已接受了外來經技支援。以致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後，緬甸曾獲得「綠色革命」成績輝煌的榮譽。^②

緬甸外銷的木材，乃以柚木堅木為主，就堅木外銷收入而言：從一九七七至八〇年，曾上升百分之六十一——達到一億三千四百萬美元，但因砍伐過甚，新林地未能補充，以致輸出量逐年降低，加上大部份森林，多被叛軍作為巢穴，為政府管轄所不及

註② 卡穆撰「今日緬甸」，分別刊載於一九七五年七月廿五日紐約時報，及八月六日香港虎報。

註③ 白洋，「緬甸綠色革命成績驕人」，大公報（香港），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十五版。

區域，不僅開採木材的產業道路未建，連山下也無鐵路可通，造成寶貴的木材廢置山林中，無人開採，可見緬甸必須揚棄自縛手脚的鎖國政策，引進外國經技投入，並允許私人投資，方可富國裕民。

無奈仰光政府的官僚作風，由軍方與和平派緬共合組的「社會主義路線黨」一黨專政，每次黨的政治局要通過新政策時，既非常難以突破阻礙，至通過後交由政府執行，又須經過各部長一致核准，因各執已見互爭權益，遲緩實施之期。譬如一九七五年與外商簽訂的四宗開採石油合約，基於已賺到大批外匯，便應該多便利外商，儘快將勘測開採的設備器材輸入開工，誰知Dixon公司運緬的設備器材，竟在仰光港口，經過四個多月時間，始辦好報關手續，以致外商對緬甸貿易投資，大都視為畏途。

至大韓民國大統領全斗煥率團訪緬，從其團員中以經貿人員居多，可見以經貿爭取開擴外交的韓國，顯然已與仰光約定，將藉此以經技投注緬甸。然而韓國代表於拜謁忠烈祠時，竟遭到北韓間諜以炸彈轟炸，使團員死傷纍纍，全斗煥本人僅以身免。繼後仰光雖已拘捕北韓間諜，但韓國却因此不敢再以經技大量投入緬甸，而仰光當政者，也慌於與自由國家加強關係，難免再遭到共產國家破壞引來禍殃，以致開關措施裹足不前。^②

（九）結 論

仰光揚棄鎖國政策，尼溫雖一再有此諾言，但從一九七〇年中期即有此措施，其結果都成泡影。難免令人對此企劃有所懷疑。再從尼溫在國困民貧——外債由一九七三年的兩億三千萬美元，增加至去年的卅八億美元，請求聯合國將緬甸列入世界最貧窮國家之林，而其個人為祈福，不惜在仰光大興土木花費大量金錢，興建金碧煌煌的寶塔，與原有的大金塔爭輝，^③可見他已爲了「改革」諾言難以兌現而坐困愁城，只有祈求神佛護佑，也說明開關企劃，只是畫餅充饑，確實令人歎惜。

註② 鶴欣，「緬甸經濟三大難題」，大公報（香港），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九日，第十四版。

註③ 丁連財，「尼溫建金碧輝煌寶塔」，中國時報，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第四版——取材自時代週刊。